

新書評介

孫遜、楊劍龍主編

《都市、帝國與先知》（《都市文化研究》第二輯）

（Urban, Empire and Prophet, Urban Cultural Studies 2）

上海：上海三聯書店（<http://www.sanlianc.com>），2006。

李宛諭

（國立台灣大學城鄉研究所，電子郵件：leelooyo@gmail.com）

「文化」一詞具有多種概念與意義，其核心為「人」，可視之為人類行為之總匯，涵蓋多種學科，是一內容豐富的複合體。而「城市文化」在「文化」的大框架下，其所要探討的也是人的行為——城市人的行為；探討過去與現在任何城市所體現出來的不同於其他城市的文化行為；是一種動態，與人、空間和時間都有密切關係的研究。

然而，城市文化的研究在我看來並非「文化界」顯學；一來，因為其內容廣又雜，任何我們想像得到、想像不到的事情，都可以透過不同的解讀方式，形成城市文化的研究（或者「不形成」城市文化的研究）；翻開本書目錄，「城市的觀念」、「人類考古學視角下的城市起源」、「城市與帝國」...等這些是一目了然，針對城市本身所作的研究；往下翻，「經濟全球化與世界城市發展的新格局」、「晚明江南祈彪佳家族的日常生活史——以醫病關係為例的探討」、「房地產廣告中的東西方文化呈現」...等已經開始會讓一般常識的讀者混淆，但，這些確實都是城市文化的一環，端看每個人心中如何去解讀或界定城市文化的存在。

再者，談到城市發展，普遍的想法總脫離不了快速擴張、效益、災害、冷漠、速食產業等負面印象，任何在都市中能繼續生存的「文化」，似乎某種程度上也是「遠離文化」--本書其中一篇「海派都市狂歡的現狀」可否視為都市文化的一環？我不知道一般讀者的想法，但本文作者李平肯定是認同的，因為他的完整標題是「海派都市狂歡的現狀和文化意味」（這標題既有都市，也有文化）。

由此可見，光是從本書目錄，就可以傳達出城市的複雜，表達出「城市文化」的光怪陸離。也顯示出作為「城市文化學家」的困難度（相較於其他文化種類，「城市文化學家」、「城市理論學家」、「城市批評學家」...等不管如何稱呼，都難以像藝術家、人類學家、考古學家、哲學家般容易讓人理解）。

1890年代末（~1990）出生的 Lewis Mumford 是多數人一致認同的城市研究學者，他自己曾說過，他不打算成為規劃師或建築師，他的職責是去粉碎籬笆和不可侵犯的標記，以擴大那些作實際規劃和建築工作的人們的「視野」。某種程度上，Mumford 畢生想做的（實際上也如此）是一種「先知」的工作，在人們

還未察覺出各種大小變化組合起來將對城市造成什麼重大影響之時，Mumford 往往提前提出警告與預言；本書即以「都市史家、都市先知—Lewis Mumford」該篇文章為首，引導出城市文化其他的相關研究。

Mumford「先知」感應並不是天生的，而是不斷在城市中散步、紀錄、素描、觀察所獲得的前驅性的結論。他的重要著作《The Culture of Cities》是他二十多年來對美國和歐洲城市的第一手觀察之筆記與分析。從 Mumford 的研究方式可以明瞭探究城市文化的困難度，因為城市文化之研究並不是單一學科，既需要廣泛的各種學科常識，也要有對城市分析的專業素養；城市理論學之所以不那麼大眾化，我個人覺得，是因為沒有絕對的對錯；我們可以描述一種城市文化，但是通常無法在其他地方複製或量化這種文化，也無法斷定這種文化的好壞優劣，這使得城市理論在歸納方面的困難提昇，也使得城市理論應用在實際社會中總是受挫—城市文化是這麼地隨處存在，卻又可以說看不見。我們可以設計出一些好看的建築，或是規劃出幾個令人賞心悅目的公園，另外想像人們需要有便利的交通，所以開闢了筆直的道路—有趣的是，這些東西湊合在一起，卻不一定形成一個令人讚賞的城市，而可能只是「覆蓋著城市遺骸的混凝土墳墓（Mumford）」！

Mumford 畢生的「預言」或都市理論，從現代城市的角度來看，許多見解都是相當有遠見的；但是在他大力倡言這些理論的年代，少有都市規劃者能接受這些意見；然而，無論是 Mumford 本人或都市規劃者其實都沒錯，也都有錯。城市文化或城市發展如果硬是要以成敗優劣來論斷，很多時候，人們所謂的「成功經驗」其實是不經意的、出乎意料的，或僅是價值觀的差異（有些人覺得這是成功，有些人覺得這反而是挫敗）；但是，如果此時其他人想複製這種成功模式—卻又可能在他處造成失敗！假如在那些年代，很多城市遵照 Mumford 的建議去規劃、推行城市建設，是否會帶來現今更好的城市文化與城市生活？我想這也是值得深究的好題目。（現實中，美國和英國各有一個城市曾遵照 Mumford 的運輸計畫建議）

如同 Mumford 相當欣賞中世紀希臘城邦，他認同希臘城邦的公共制度與公共支持，打破王權和集權統治色彩。但其實進一步了解希臘城邦的城市文化，只有「男人」才享有這樣的公共權利，相對的女人及奴隸則背負著更重、更深沉的城市文化壓力—恐怕這些女人及奴隸是相當厭惡當時的城市文化的。當然我們能理解 Mumford 並不是要忽略女人與奴隸的感受，只是強調公共與打破王權的城市文化是令人激賞的—是的，從這些無法二分對錯的例子中顯示，這就是城市文化研究的兩難，研究者提出的建議或批評，總是會被另一個研究者批評抨擊，無論是內行人或外行人，都無法絕對支持哪一種論點是最好的，只能依據某種經驗或是分析去選擇「可能比較好的」。

有沒有任何分析能精確的掌握更好的都市文化呢？本書所選的文章幾乎都能反應編者的想法—沒有人知道！但是我們能透過自己不斷的學習、觀察，以及觀看其他觀察者的想法，來提昇自己的分析能力，盡量避免只看到事物的表面就下判斷。曾有一次我個人的攝影作業，拍攝的是一個昂貴地段的大型公共公園使用者，我發現鏡頭下呈現極端的兩種畫面：一種是外傭帶著雇主小孩來散步、女

性（多半是纖瘦的）在此慢跑或溜狗、聊天交心，以及身穿時髦的運動裝，聽著 ipod 慢跑的年輕或中年男性。另一種呢？事實上有另一批人經常也在這個公園，而且待的時間更久，他們是：遊民、警衛，以及修補欄杆脫漆或螺絲鬆動的工人。

我相信僅僅只是一座公園，如果以不同角度來論述評斷，也會產生完全不同的城市文化研究；而能夠包容不同的觀點，就是學習觀察城市的開端。